

从小在沔惠渠边长大,总听人说“水从山上来”,就想当然地以为,眼前水与河都是天然的。沿岸向南去秦镇,走到南张村桥就向西拐,从没向南再走过,也没想过,河的更上游是个什么样子。

去年春天陪老师去秦镇,老师说,你们这里多好,望得见南山,看得见清水。那时我已经知道“关中八惠”,就照本宣科地说,这条河是从沔河分出来的。老师说,沔河是《诗经》故里,其中很多篇章讲的都是沔河上的事。边走边聊,到了南张村桥时,我下意识地想向西拐,老师说,到南边去看看吧!

才一脚油的工夫,我们就扎进了正在建设的仪祉湖景区。多座新桥架在河上,两边的道上铺着“红地毯”,无形中有一种进入殿堂的庄严。一路碎步,我急急走在前面,想尽量先看一些,能给老师讲点什么。

河的尽头,是两个不大不小的湖。西边的湖中有一个小岛,上面有一排大树。疏朗的树枝中有多个鸟窝,旁边静静地立着几只乌鸦。它们一起映入湖面,一起把我拉入儿时的情境。那时,沔惠渠边有很多大树,树上常有乌鸦,发出的叫声让人害怕。河里涨水时,水面会漂来大团的泡沫,还有大片的枯草。站在小学前的石桥上,感觉水涌桥动,让人目眩。有几年,河里又没了水,河底的淤泥被晒得干裂开来。生产队解散时,一些人偷伐河边的大树,一下剪去了母亲河的秀发,让它变得陌生又不堪。

## 旧时风景梦里寻

□张光进

老宅在村东头,以数丈高、笔直矗立的椿树为标志。早年有卜者路过,叹曰:“好树!树必有神!”宅南正对一口涝池,池边稀疏杨柳若干,颇有些“半亩方塘一鉴开”的意境,同为村妇洗衣、稚儿嬉水、牲口饮水之处。

天气晴朗的时候,站在前院门外,极目远望,清晰可见秦岭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。雪后初晴,山舞银蛇,才知道臆想中的山路沿山脊而行是大大可取笑的。村里张奶奶偶然来串门,倚门南望,讶然道:“这庄子风水真好,一眼能看见南天门开了。”其实这与秦岭的直线距离在四十里开外。

晨曦中东望,汉武帝茂陵覆斗形巨大剪影沉稳如山,上小下大,两层的李夫人磨子陵傍依左侧。传说抵近可见地宫里宫女梳头、梳妆用的脂粉,日子久了,汇流成了一条胭脂河。东距茂陵七八里路,却好像远在天边,那里的一切只能存在于想象中。

夕阳西下,正北面天际巍峨的唐王陵,在黛色中彰显着无言的威严,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。先时不知唐王是谁,等到知道是唐太宗李世民时,才明白怪不得气场那么大。村里人说谁反应迟钝,不灵光,爱说:“哎!唐王陵的墓冢(墓种)!”一幅怒其不争的神情。北距唐王陵二十余里,想也没想过啥时候能到跟前,而且总觉得自己其实就是个“墓种”。

从前的日子过得慢。站在老宅前,秦岭南望,茂陵东视,唐王陵北眺,那一刻就是永恒。眼中美景,可望而不可即,浑身上下却透着一股思接千载、视通万里的江湖快感。

如今万水千山踏遍,游子暮年,回归老宅,望穿双眼,旧时风景可即而不可望。

子在川上曰:“逝者如斯夫。”旧时风景,该消失的自有其消失的理由,一如逝去的时光。新的风景在消逝中新生,不该消失的终究会恢复,一如往昔的靓丽。

许多时候,所谓旧时风景,其实是儿时的臆想,定格为梦里最美的画面。

## 那秦腔韵味,摄住了我的魂

□牛旭斌

苍天厚我,在贫乏童年赋予我顶高兴的事——跟随父亲沿乡庄川坝去看戏。

小镇唱戏,有对岁稔年丰的祈祷,有对风调雨顺的酬唱,也有对世间劳苦的敬祝。迷人的戏声,在入夜后传来。高挂戏场的铁皮喇叭形如银花吐蕊,声如天宫奏乐,一对架在戏场的树杈上,另两只悬挂在戏楼口的高空。

小镇由于通衢三县,地连八乡,集市如潮,商贸发达。几十年来,生意人的事业风生水起,他们认为这是托了灵山秀水的福报,每逢唱戏便纷纷捐钱资助,祈求生意兴隆,还会邀请剧团欢唱“大戏”七天七夜。所谓“大戏”,与乡乡村村庙会、稼穡期间唱的“木偶戏”有所区别。“木偶戏”班小人少、自唱自乐,唱者无须化妆,发其声而不露其面,可在田间地头、院坝麦场随时演唱。而唱“大戏”的秦腔剧组阵容强大、戏本表演完整,讲究台面和配乐,表演十分专业。不过,两者同样朴实、粗犷和豪放。

我最难忘的是赶夜戏。那是桑葚、樱桃次第成熟的时节。父母早早地做完农活,一大吃晚饭就往戏场走。路上都是去看戏的人,大人们互相打着今晚唱的啥戏,小孩们趁机聚拢,一路小跑着抢先到街口。戏场上空,闪烁着一片让我们抑制不住兴奋的光亮。

## 仪祉湖

□李亚军

老师跟了上来,问我怎么发呆了。我尴尬地笑了笑,借口说在想湖上的小乌篷船能不能载人。右手边的露天营地正在建设,白色的帐篷特别醒目。左右张望时,已经爬到了沔河大堤上。路边的桃花开得正旺,被河面吹来的山风轻抚着,抖下阵阵花香。拦水坝上,碧绿的水像绸缎一样平滑,跌落成一道由绿转白的瀑布墙,急速流向下流。淡青色的南山,披着软软的白云,悄悄照着坝上的水面,精心地打扮着自己。东边的堤上,分水闸下发出巨大的轰鸣。小心走到跟前,看见急匆匆的水龙,争先恐后,奔流向前,带着强烈的水汽。

大坝中的水先分流进西边的湖,再循环到东边的湖,经过平衡调节和循环净化,才流进沔惠渠内,开始新的使命。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,这条河曾浇灌沿岸二十多万亩地,成为西安西郊重要的水源地。围绕它,我们村开挖了一条进水渠,让水从高处自流到农田里;又挖了一条退水渠,雨水多时,通过水泵把多余的水抽进沔惠渠内。1976年关中多雨,大片农田浸泡在水中,村里的老太太在河边烧纸船,祈求龙王赶紧把水驱走。

20世纪90年代初的两三年少雨干旱,老太太们又糊了纸老鼠,央求它们上山取水。那个时候,不知有没有人想过,如果没有这条河,沿岸村民的生产生活会是什么样。更不知有没有人想起李仪祉——民国时期陕西最有作为的那个人。无比汗颜地说,2021年到蒲城、大荔采风之前,我也不了解这位了不起的先生,不知道他曾为中国现代水利和陕西高等教育作出过奠基性的贡献。

仪祉湖的建设者们有心,把中国从古到今的水利泰斗都请了出来,刻在墙上,让世界了解,也让后人凭吊。历史曾经那么远,也可以这么近。站在分水闸前,看着巧妙分流出来的沔水,被精巧地调节控制,再从容地流向田野,我忽然在想,原来我们从来都生活在先贤的惠赠中。在河源上清理出一个湖,把李仪祉老先生请出来,就是把无数个像他一样有作为的功臣们请出来,激发出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。

一座长达千米的彩虹大桥,如一对巨龙从天而降。它串起了沔河、漓河的两河四岸,打通了仪祉湖、漓河西三角洲、沙湖乃至秦渡古镇等,让沔三角洲的水利、生态、人

文景观浑然一体。登上这座飘逸的桥,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绿水尽收眼底,美不胜收,我则久久地望着已经失掉历史韵味的古镇。

秦镇曾是关中通向陕南古道上重要的水陆码头,曾经商贾云集,店铺林立,一些房子被挤得伸向了沔河的半空。小时候,挤在石板桥上,我经常眺望和想象着那些枕河人家。挤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,总是在想那些老商铺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。跟着大人从杂货市场挤到农贸市场,再挤到牲畜市场、木头市场,感觉里面有我一辈子也看不完的东西。没想到,市场经济的大潮中,这个关中名镇所聚的人气,一下子散了。除了一碗凉皮,现在没人知道秦镇还有什么。愿它能借此天赐良机,重新获得生机。

从湖区走出来时,才注意到分水闸前的大白杨。再三打量,觉得它们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一批。因为守着分水闸的龙脉,侥幸保留了下来。当年,李仪祉让他们栽种白杨,为的是护堤,却没想到这些参天大树与笔直的沔惠渠,一并成为他们的丰碑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,更有创意的沔涌三角洲,将为今人呈现更多惊喜和骄傲。



山花烂漫

王栋摄

## 一树繁花春忽至

□康健

黄草绿之前就登场了呢?

莫说此时草色还是枯黄的,在所有树木都还面黄肌瘦、筋骨毕现,远未生出枝条和叶子的时候,这些花儿却率先神奇地在一条条干枝上灿烂绽放,让人们一时都不知道如何形容,只好称之为“枯木逢春”。

印象中的春天似乎都是忽然而至的。其实,不惟春天如此,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都是出其不意、忽然而至的。季节之间,虽然有时也难分难舍,但当有决断就要决断,不然彼此又如何更替,岁月怎么向前呢?

其实,说是忽然而来,毕竟酝酿的日子还是有的。冬去春来,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大事件。为了这个大大的根本性的质变,中间显然经历过很多不为人知的量变上的积累,甚或还有持续进行的部分质变和裂变,而后乃有春天的发生。回想一下,前几天气温逐步上升,感觉上还是相当明显的,而在基本稳定下来之后,终于有了春

来花开的瞬间。只是,这幸福来得快,让人有点惊喜出望外。

人人只看到春的温柔,却不知道它来之不易,总会有一些反反复复。比如,倒春寒的发生,就是在春意渐浓时一个突然的转身。基础温度有了,花也开了,春也来了。突然之间,却有一次断崖式降温,顺便带来一场疾风劲吹,在花正灿烂时,来个辣手摧花,弄得花容失色,兀自在风中凌乱,在枝头零落,不能从头再来、再开一茬儿,还是就此落个香消玉殒呢?如果再加演一场飞沙走石、遮天蔽日的沙尘暴,这些花儿蒙尘而外,命悬一线亦未可知,世界重回混沌,人类大呼小叫一片。

不怕不怕,春天要来总会来的,它从来不爽约。对于必然春来这件大概率事件来说,这些都是小倒退、小周折、小插曲。谓予不信,就请看看这几天前前后后的变化。在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之后,难道天空不是更蓝,花开不是更艳吗?春光正在弥漫四野,春天正在大踏步地走来。

不言春盛,只道春来。忽然而来,带来猝不及防的幸福。